

往事如昨

父女书

张凤英

今天收拾旧书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厚厚一叠泛黄的信纸。我坐在满地书堆里，一封一封看下去，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这是三十多年前，我和父亲之间的通信。父亲的字写得很大，一笔一画都苍劲有力，像是在信纸那头使劲跟我说着什么。

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年——刚嫁到烟台，人生地不熟，举目无亲，却硬撑着不肯认输的日子。

远嫁女儿想家了

尊敬的父亲：

您好！我离开家已经十四年了。这十四年里，我一直忙着找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说实话，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想想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。可是今天下午，我特别特别想家。原因说起来有点好笑——我跟张行健吵架了。

为了什么吵呢？现在想想，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具体是什么我都记不太清了。只记得当时我很生气，他也很生气。您知道的，我嘴不饶人，吵架这事儿从来没输过。张行健一米七八的大个子，往那儿一站挺唬人的，可他嘴皮子不如我，就是说过我。我把他驳得哑口无言，心里还挺得意。

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男人居然回了婆婆家。

您能想象吗？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跟媳妇吵了架，跑去找他妈了。天底下只听说过小媳妇受了委屈回娘家诉苦，谁听说过一个大男人跑回妈妈那儿告状的？我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忽然就哭了。不是因为他走了，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：在这个城市里，我没有娘

家可以回，我没有爸爸妈妈可以诉苦。我一个人从外地嫁到烟台，来到婆婆家门口，连个说心里话的地方都没有啦。

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“远嫁女”。不是距离远，是心里没着没落。

第二天他回来了，我看着他，没哭也没闹，很认真地说：“你是不是把咱俩吵架的事儿跟你妈说了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学什么不好，学回娘家告状？”

他低着头不说话，脸都红了。我接着说：“这里是你的老家，但你不能这么矫情。你要是想把事情闹大，想让你家亲戚都知道，想让你妈掺和进来，那我也不是怕事的人。大不了咱们离婚，凭我的本事和条件，另找一个比你强的不难。我跟谁过，都会是个好妻子。你要是不珍惜我，我现在就走。”

他听完，反倒笑了，说：“我一进我妈家门，就被老母亲骂了一顿。我妈问我来干嘛，我说跟秀泉吵架了。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，说我一个大男人没出息，两口子吵架还跑回家，像什么话。我妈说

了，你一个人嫁到咱家来，不容易，我要是不知道心疼你，我妈她第一个不答应。”

他说这些的时候，我眼泪又掉下来了。这次不是委屈，是没想到婆婆这么明事理。

他把我搂过去，说：“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娶了你。吵架那事儿我认错，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。你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？”

我没说话，点了点头，心里想的是：你得说到做到。

亲爱的爸爸，我跟您说这些，不是让您操心，是让您放心。您的女儿不傻，有脑子，有办法，遇到的婆婆也不是糊涂人。遇到的事情，都在我的处理能力之内。我会在战略上藐视困难，在战术上重视困难。您就放心吧。

随信寄去六十块钱。我虽然到了婆家这边，但报答您和妈妈的养育之恩，这事儿我永远不会忘。

祝爸爸妈妈

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！

女儿秀泉

父亲的回信

女儿：

你好！见信如面。

你的来信我和你妈妈都看了。说实话，你到了烟台，我和你妈最担心的就是你想家。以前你们在河南，虽然也离家不近，但毕竟是你熟悉的地方，我们不那么担心。可到了婆家的城市，逢年过节，看人家一家人团团圆圆，你心里肯定不是滋味。再加上你说的这件事，确实是我们没想到的。

后来的事

说来话长，婆家那边，我慢慢学会了怎么相处。

婆婆是个明白人，我敬她一尺，她敬我一丈。大伯子、嫂子那些人，能帮的帮一把，帮不了的也不硬撑。时间长了，大家摸准了彼此的脾气，反而好相处了。

张行健也慢慢长大了，不再动不动就跑回他妈那儿去了。他后来当了教务处主任，工作忙起来，反倒是我成了家里的主心骨。

我结婚三年后的中秋节，父亲第一次来烟台。他站在我家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大海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闺女，你还记得你第一封信里写的吗？你说到了这儿才知道什么叫远嫁。”

不过还好，你自己把事情处理了。这说明你有智慧，这也是经营婚姻的本事。女儿你记住，婚姻是需要经营的。两口子过日子，不是光有感情就够了，还要会处理矛盾，会化解危机。俗话说“相夫教子”，我觉得不光是伺候丈夫、教育孩子，丈夫也是要“调教”的。当然不能像教育孩子那样，得用智慧，得动脑筋，该硬的时候硬，该软的时候软。

我笑了，说：“记得。可现在我我觉得，有爱的地方就是家。”

父亲转过身看着我。我那年三十出头，脸上已经没有了离开父亲时的青涩。他看着我的眼神里，有心疼，有欣慰，还似乎有一种“我闺女长大了”的感慨。

那个中秋节，我做了一大桌子菜。婆婆一家也来了，加上我父亲和妹妹，三家人凑在一起，口音各不相同——烟台话、河南话，还有我妹妹学了一半的烟台话，七嘴八舌的，热闹极了。我婆婆拉着我父亲的手说：“老哥，你放心，秀泉在我们家，不会受委屈的。”

夜深了，人散了，我一个人坐在书桌前，打开那个码着父亲

你从小就聪明，又学过管理，爸爸相信你有这个能力管好自己的家。你只要足够爱这个家，足够了解你丈夫和你儿子，你就有办法。爸爸不多说了，那六十块钱收到了。你放心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爸爸都相信你会孝敬父母的。

祝一切顺利！

父亲亲笔

1985年9月3日

来信的木盒子。我拿出信纸，又写了一封：

“亲爱的父亲：

这个中秋，是我来烟台以后过得最幸福的一个节日。您终于来了，亲眼看到了我现在的的生活。我想告诉您，女儿真的长大了，不光学会了怎么过日子，更学会了怎么在这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……”

记得写到这里时，我抬头望向窗外，一轮大月亮正挂在天上，亮堂堂的，照得满院子都是银白色的光。

我领悟到，不管走多远，不管在哪儿，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。父亲的牵挂不会变，家的温暖不会变，我要把日子过好的心气儿也不会变……

乡村记忆

擗地瓜

姜惠泉

前些日子读书，撞见“擗地瓜”三个字，心口像被什么轻轻勾了一下——整个人倏地就被拽回了童年。

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那辈人，对“苦”字有着刻进骨头里的体会。吃饱穿暖，便是儿时最滚烫的念想。烂了的地瓜，母亲拿刀剜去黑斑，扔进锅里煮熟，那些削过的地方还焖着深褐色的印子，可舀进碗里，照样是我们填肚子的救命粮。

地瓜这东西，命贱，好活。一垄一垄插下去，不必怎么费心伺候，秋后刨出来，便是上万斤的收成。生啃，脆生生的甜；蒸熟了，软糯糯的香；切成薄片晒干，能存上一整年；磨成粉，能做糊糊、能酿酒，连那扯不断的蔓子，也是牲口的好草料。在人人勒紧裤腰带的年月里，地瓜就是一家老小的命根子。

“擗地瓜”这活儿，正是被那样的日子硬生生逼出来的。那时节，村里还是集体生产队。秋收一到，地瓜地里便热闹起来——不光是男女劳力齐上阵，连半大不小的孩子、腿脚尚健的老人都出动了，像打一场非赢不可的仗。

出地瓜前，先得割蔓。十几个人一字排开，人手一把镰刀，贴着地瓜蔓的根部一割，再顺势往怀里一带。割下的藤蔓缠缠绕绕，越卷越粗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条青绿色的长蛇，懒洋洋地卧在田垄上。

蔓子清完，原先被浓绿捂得严严实实的土地，豁然敞开了胸怀，露出底下齐齐整整的地瓜垄。

真正的活儿这才开始。男人们舞起铁锨，沿着地瓜垄一锨一锨地翻，锨刃轧进土里，往上一撬，一墩墩胖墩墩的地瓜便破土而出，重见天日。等大人们把明面上刨出的地瓜一车车运走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和老人便登场了——拎着铁锨，挎着柳条筐，去“擗”那些被遗漏的零碎。那时候我个子还没有铁锨高，也学着大孩子的样，一脚踩锨，一手扶把，把自己塞进队伍里。

说是“擗”，其实就是把别人翻过的地再倒腾一遍，像篦子梳头，不放过一丝一毫。那些力气大的孩子，一锨下去，土块炸开，半截地瓜露出白生生的肉，他们眼疾手快，弯腰一抄，便扔进筐里，几步就是一墩。轮到我就不是那么回事了——铁锨在我手里重得像生了锈的秤砣，扎进土里，使足了劲往下踩，锨刃却只陷进去半指深；

再一撬，土块懒懒裂开，什么也没有。一上午过去，人家筐满了又倒，倒了又满，我的筐底还露着缝，空落落的。旁边一位大爷看不过去，凑过来指点：“小子，别直着下锨，斜着扎，贴着垄帮子走。”我照他说的试了几锨，果然翻出两三个拇指粗细的小地瓜，捏在手里凉丝丝的，心里却像捡了天大的便宜。

有一回，我们几个人正埋头苦干。我翻起一锨土，看到一个小红瓜露了头，赶忙弯腰去捡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同伴的铁锨不知怎地脱了方向，正正磕在我的眉毛上。我“哎哟”一声，手捂住眼睛，血立刻从指缝里渗出来。同伴吓得把铁锨“咣当”丢在地上，几步蹿过来，手伸到半空想碰我的眉毛，又缩回去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血淌下来糊住了左眼，我拿袖子一抹，看见他眼圈都红了，倒像是我吓着了他，赶紧摆手：“没事没事，不就破点皮嘛。”他还不放心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，非要替我按住。那手绢上还沾着地瓜浆，黏糊糊的，我也没嫌弃，就那么捂了一下午。

回到家，自然不敢声张。母亲还是眼尖，一眼瞧见我眉上的伤，脸色都变了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我只好一五一十招了。她听完，长吁一口气，伸手轻轻拨开我的头发看了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幸亏没伤着眼，往后千万要当心啊！”

后来，地分了，各家种各家的。粮食囤子一年比一年满，灶膛里的火也越烧越旺，白面馍馍成了饭桌上的常客。地瓜还是有人种，却不再是锅里的主角，倒成了偶尔尝鲜的稀罕物。至于擗地瓜那活儿，再没人去干了——谁家还缺那几个漏网的地瓜呢？倒是有一年秋天回村，看见几个城里来的孩子，拿着小铲子在地里瞎刨，刨出块地瓜便大呼小叫，像是挖着宝似的。我站在地头看了许久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如今的我，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，看霓虹闪烁，车水马龙，偶尔也会恍惚——从那个靠地瓜活命的年代走到今天，不过短短几十年，却像是隔了一重天。我们这些在田地里擗过地瓜的人，亲眼看着脚下的泥土一寸寸变成了柏油路，亲历了这片土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每回照镜子，目光落在左眉那道浅浅的疤痕上，总会有片刻的出神。它像一枚小小的印章，把那段岁月，妥帖地盖在了我的脸上。